

高蘭朗誦詩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越新書局印行

高蘭朗誦詩

著 高蘭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行印局書新越

蓉初版自序

「詩」向來是不被人重視的。雖然這句話在理論上，在各國的文壇上，是如何的不通，然而在中國的讀者羣中，這句話不但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而且幾乎成了至理名言，縱然有些詩集也會到過再版三版，但那經過的歲月是相當的可觀的。（自然發行者一向對於詩的輕視的主觀成見甚至超過讀者，更是主要的原因。）

這本詩集的最初印行時，就會經過了並不繁華的波折和躊躇；結果雖然印了，但是在當時印行的人，他曾真的感到冒險，紙那麼貴，刊物那麼多，將怎樣賣出去呢？在這個時

期？

事實是兩願具，再版了。

非常驕傲的，這充分的證明了，詩，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中，它不但確定了它應有的地位，而且是以突飛猛進勇武精神的姿態，執持着它在民族英雄的神聖戰爭中所有的任務。尤其是朗誦詩。我想這是勿庸我來「費辭」的。

在這裏我所要說的當然不僅是對朗誦詩的愛好者的感謝而已。簡言之，最大的希望，乃是切盼讀者使它更廣大的發展到每一個角落去，完成它神聖而繁重的使命。

但這是需要每一個人有正義感的讀者和作者的努力呀！

高爾，一九四二年雙十節。

目 錄

序

目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八
起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一
放下你那枝筆！	六
我們的祭禮	〇
給姑娘們	四
明天照應	二

小英雄	三
向公南壯士致敬	四
離家曲	四九
我們的天堂	六〇
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	六七
再會吧！小姐	七五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八一

目 錄

目 錄

日 韓 詩 集

贈 高 蘭

穆木天

啊！高蘭！

你從冰天雪地中生長出來的詩人！

在我的悠長的旅途中，

你的健壯的詩歌，

使我得到最初的歡喜：

「八·一三」的砲火是把中國的詩歌變質了！

新的時代，

新的現實，

新的歌聲，

的超越。

新的生命力，

是光明的，

展開一切幽隱晦暗，以自由精神變質了！

在你的青春的詩裏，

激蕩着狂瀾，

一輪荒莽的動盪，

一種種族的大地的狂氣，

我感到了——

「八·一三一」的詩歌，

已經有了牠的健全的萌芽，

詩歌的大時代

已經在開始！

魯木夫

你的詩使我感到了北國的土趣，

可是，高蘭，我還不知道——

你是從那荒莽的冰天雪地中出來的，

你的家，

同我的家一樣，

是在那鐵蹄下邊的雪原裏！

啊！高蘭！

從上海流亡到武漢，

這兩個多月裏邊，

我真不知道感到多少歡喜！

同時，我也流了多少眼淚！

（雖然，有時，眼淚只是流在心裏）

我回到——

六年間的磨煉，使我們強健起來，

好多好多的青年朋友，

真是健全得同鋼鐵一樣了！

從笕橋，

我們的飛機士，

給我們作過了沉痛的報告！（注）

那使我流了好幾次的淚！

從北方，

好多的意想不到的朋友，

使我知道他們在堅苦地戰鬥！

那也使我流出眼淚來了！

六年間的血的洗禮，
把這花兒的孩子們都變成鋼鐵了！

高蘭！我們是從血泊中生長了起來！

在我們的不知道的朋友中：

會有多少多少的人，

達到了我們想像不到的健全法！

那值得我們歡喜！

那值得我們流淚！

那更是值得我們用我們的筆記錄出來，

用我們的歌聲唱出來！

高蘭，你從冰天雪地中生長出來的詩人呀！

在那冰天雪地中，

在這六年間，

真不知有多少民族戰士，

用他們的血與肉，

交織出來

偉大的民族革命的詩篇！

你用你的健全的話語，

把那些英雄的敘事詩記錄下來罷！

高闊！你莽原裏產生出來的詩人呀！

大地的吼聲，

現在是正待我們記錄的時候了！

「八·一三」，吹起全面抗戰的號角，

多少的英勇戰士爲國犧牲了！

只有爭取到祖國的抗戰的勝利，

東北的七千萬的民衆

才能達到解放！

高蘭！爲民族革命高揚起你的歌喉罷！

在詩歌中激發起民族的偉大的感情罷！

我們要在這個大時代中，

作一個洪亮的回聲，

作一個清朗的喇叭手，

民族的生命已燃燒到白熱，

高蘭，把民族的白熱的生命力，

用你的詩歌，記錄下來罷！

我們要作偉大的民族敘事詩的

渺小的記錄者。

高爾！歌唱罷！

現在，是詩歌復興的時代了！

（注）「在笕橋」，是一篇東北飛行士所作的報告文學，見大公報「戰線」。

序高蘭朗誦詩集

陳紹鑫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二」的上海事變，使中華民族從六年來的奴隸生活中得到了一個解放的機會，使全國每個角落都受到了戰爭的影響。這個影響的結果，會使中國永久脫離奴隸的桎梏，雖然存在世界，也許從此被異族統治更失掉了自由。

在這個過程中，一切在改變，一切在爭取着它的自由，一切在抓着現實給敵人以攻擊。

文壇，詩壇也是一樣。「八·一二」以前被人所稱頌的應時巨著都失了時效，凡超時代和後時代遺棄了的作品都不見了，這一切也只會感謝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的力量了。

首，我們應該把「詩」提出來作個例子。

新詩自「五四」以後發展到「五·三」，「五·三」事變以前，不僅在藝術方面曾有許多轉變，在形式上也有不同。從浪漫的抒情詩以至爲民族英雄的歌頌詩，從散文體，豆腐干，以至幾乎二三字就佔一行的詩。使我們很容易回憶到過去詩壇的複雜和無目的的製造的情形；但是我們應該慶幸從這種荆棘亂草中也培植了不少堅強的果木，使它漸漸長大了。最受人卑視的詩人，和最不被人喜歡讀的詩，在民族解放戰爭當中也担當了它最偉大的任務。

在抗戰後，「詩」的發展過程中，「朗誦詩」便充當了詩的抗戰先鋒隊。

「朗誦詩」并不是新創的，也并不是中國僅有的南唐詞也不必強加上一個界說。凡寫在紙上而不能朗誦的詩絕不能稱爲詩，否則，

望，算失了它的效用；凡寫在紙上的詩，總應該可以朗誦，否則，至多文字和意義上有微陷。不過我以為要特別標明「朗誦詩」的意義，是這詩比較一般的詩容易朗誦，可以朗誦，或者有朗誦必要。

因此，我先來說一說「朗誦詩的需要」，及「朗誦詩的必備條件」和「朗誦詩線索的發展。」

（一）朗誦詩的需要

在抗戰期間的宣傳工作，我們不但要顧及到煽惑性的重要，同時更應該注意到理解性的重要，一方面我們應該把全民族的抗敵情緒鼓動起來，另一方面更應該使每個參加抗敵的人對於現實和他的工作有理解，這樣才能結成一個全民族的堅強的抗敵陣線。那麼，這樣的宣傳工具，一定不單是個「口號」的，必須也是有理解性的。我以為一切宣傳工具應該把握住這個要點，「詩」自然也是一樣。

我並不否認其傳誦的價值，但是一切只有藝術價值，而無藝術功用。只能印在紙上供智識分子讀一讀的文字，在現時是毫無用處的，也不需要了。因為我們正在生死線上掙扎，沒有精力來尋求藝術，並且我們的大衆還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換句話說，還有百分之八十不識字的抗敵民衆預備着上前綫。假設這百分之八十預備上前綫的戰士沒有能力和沒有機會看我們的宣傳文字，他們的抗敵情緒不高漲，他們對抗敵的理解也不夠，這種戰士可靠嗎？不吃敗仗可能嗎？所以僅就詩的一部門來說，現在僅印在紙上使知識份子看了是不夠的，必須同歌詠一樣地發揮它的力量，使大衆直接受到感動。因此抗戰的詩朗誦給他們聽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我們以爲在抗戰期中，朗誦詩除保持藝術技巧外，還是宣傳工具。它在宣傳工具中，它不單是口頭的，而且是富於理解性的。更

是教育大眾的，組織大眾的一種工具。

(二) 朗誦詩的必備條件

如果以上所說的不大錯誤的話，朗誦詩的必備條件至少也有下列幾個：

一・實的方面是富有戰鬥性的，是現實的，是前進的，不是頹廢的。這裏面沒有私人的故事，只許有私人與神聖解放戰爭的故事，裏面也沒有謳歌個人的語句，只有謳歌他為祖國犧牲，爭生存的語句。

二・文字必須通俗化。因為朗誦詩主要的功用不是寫在紙上就完了，還要朗誦給別人聽，尤其是朗誦給一般文盲大眾聽，所以文字必須口語化（可以用方言）因此在寫的時候既不要堆砌生字，更不可造成一句極不流行的話。這樣才能達到宣傳的目的。

，才能發揮詩的效用，才能使聽者一聽了就受到感應。

三．一定要有韻。這個理由很簡單，有韻容易記，朗誦起來好聽。特別是給沒有受過教育的大衆朗誦時，有韻的詩歌，一方面便於他們記憶，一方面又增加詩歌的感染力。

四．要附帶表情和動作。如果只呆板地朗誦，弄成讀宣言式的樣子，把一首很好的詩也許弄得沒精彩，若能加上表情和動作，也許使一首不很好的詩收到很好的效果。

五．一定要背過。朗誦詩固然能看着原文朗誦出來就算達到了朗誦的任務，但是爲幫助朗誦詩能使聽衆得到較大的感應，一定要加上表情和動作，要充分發揮表情和動作的反映力，一邊朗誦，一邊表演是不好的，要能把原文背過，一定能使文句和表情動作顯得一致，發生出一種力量。

六・朗誦的人應該選擇。一首朗誦詩不是人人可以在大庭廣衆之下，一經朗誦就能收到好效果的，也不一定是能做朗誦詩的人就能朗誦得好的。朗誦者本身至少也要具備幾個條件：（一）體格相稱；（二）對詩已理解；（三）有發音的研究；（四）有表演的技巧和經驗。

朗誦詩的幾個必備條件雖然不只於以上所說的幾個，但至少應該包含這幾個，並且這不完全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上的問題。

（三）朗誦詩將來的發展途徑

在蘇聯的集會場所，道藝會，集體農場以及各大工廠裏面常常有朗誦詩的節目，和成隊的朗誦詩人在那兒朗誦着自己所作的朗誦詩。別人所作的詩，在英國也常有這種盛會。固然因為每個國家的主義不同，內容不盡一致，他們的目的和效果也不同，但是這種運動在各國已

「嘗試成功」了。

倘如我們針對着現實，把它當成一種抗敵和教育大眾的工具，使這個運動擴大，我料想也能滿足我們所希望的。

第一，我希望組織一個「朗誦詩研究會」使愛好詩的朋友們都能參加，共同研究，使朗誦詩的領域日漸擴大。

第二，我希望組織「朗誦詩」表演隊，（自然不限於會作詩的人。）用集體的力量，發揮朗誦詩的特點。

第三，同歌詠隊一樣跑到前綫，下鄉宣傳和到各集會場所去表演。

第四，能把這種實踐的精神，灌入一切文字宣傳裏面，使它都能切實地負起抗敵救亡的任務。

以上種種子很多，並且是一點粗淺的見解，自然難免錯誤。

最後我再把高蘭先生和他的朗誦詩作一介紹。

他是江省瓊環縣人，那里是黑龍江的下流，對岸就是蘇聯的阿穆爾省，一年有六個月在冰天雪地中，「九一八」後他在北平燕大畢業，就參加東北義勇軍工作，在生活經驗上他早就很充實了，再加上他渾厚樸實的性格，使得他的文章特別雄壯有感情。我在東北時，只知道他的名字，並不認識他本人。一次公報漢口版出版以前才和他會面。那時候他已在光明上寫過幾首詩，後來他時常把作的詩寄給我在戰線上發表，我每次讀他的詩時都受到很大的感動，這不僅是我一人如是，許多讀者來信都這樣說。同時各地作宣傳工作的人常給我來信要求他出一個單集子，以便裝帶到各地去宣傳，所以我曾勸他把這本詩整理好付印。并且希望賣的特別便宜一點，以期銷的普遍。

我原是一個頂不喜歡讀詩的人，當然談不到對詩有什麼研究，可

是現在看對詩已經很親切了。

高麗的詩大部份除了他自己以外，我是讀他的詩的第二個人，我非常引為榮幸，同時我也相信，他這本詩集有一讀的價值。我更盼望他這本詩集，能趕快地拿到他的家鄉——遼寧去朗誦，早早把這顯實的果木，移植在黑龍江上。那時候我們的朗誦詩歌運動也可以大開慶祝會了。民族解放戰爭是真的勝利了。

一九三七，十二，十二。漢口。

自序

在這人力物力的均極珍貴的現在，竟決然的印行這個小冊子，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爲了便於「朗誦」。

非常明顯的兩個多月以來，朗誦詩在各地已有了頗不算小的開展；這個現象，不但是證明了我們爲求全民族解放的鬥爭，是更廣泛的高漲起來，並且也是給予了一些抗戰時期無詩歌論者，一個致命的打擊；同時更確定了文學在革命的戰爭中的地位和意義，而予新的詩歌奠定了新的基石；使牠不再是一僅僅的分行寫出而已。牠是最新的英勇的姿態，在發揮着牠最高的效能和使命。

不過在施行上也發生了一點困難，例如文字，形式，內容，題材

，還未能達到所想的那麼適合於大眾的需求。（這自然是需要每一個文藝工作者更進一步的努力的），還有就是因為一些朗誦詩，都零散的登載在各報紙刊物上，雖然有許多機會是非常宜於朗誦，需要朗誦的，但卻因為一時難得尋到或是記憶下來，便錯過了機會。於是在各地的來信中又有個一致的要求，「希望能夠印成個集子」。

於是這本小冊子，便因此而產生了。

在這裏所集的只是我個人自盧溝橋事變以來，在光明戰鬥時期和大公報戰線上所發表的一些。除了是時候了發表較早，沒有什麼反響以外，我們的祭禮在魯迅先生週年祭上，由王瑩女士朗讀過，其餘都由漢口的廣播電台逐一的朗讀了。有的更被製成劇譜子，變成了歌，或者作過抗戰劇出時的序曲。這種熱情，作者除了向他們謹致謝意之外，爲了民族的解放，更是致無限的敬意。所以同時更希望一切獻

身於救亡運動的工作者們，爲祖國，爲民族，爲抗戰的前途，能夠更艱苦的努力下去，擔當起這偉大的任務，繼續利用廣大的機會，使鞏固抗戰的隊伍中，成爲一個文化的鐵軍。

承穆木天先生陳瀟先生作序，麗尼先生幫忙編排，均在此特致謝意。

高蘭·一九三七，十二，九。

與我素同！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敵寇！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敵寇！敵寇！」

「敵寇！敵寇！」

「敵寇！敵寇！」

「敵寇！敵寇！」

「敵寇！敵寇！」

「敵寇！敵寇！」

「敵寇！敵寇！」

「敵寇！敵寇！」

「敵寇！敵寇！」

假如你還不會擲眼淚，

假如你還不再想作苟且偷生的膿包，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古老的邊城發出最後的悲嘯，

火蓋的長城也開始蠕動起來了，

狼煙！狼煙冲上了雲霄，

我們是烽火，我們是燎原的火苗，

燒呀！

燒呀！

燒起來吧！

在火與血中把光明創造，
爭取自由解放的最後一着！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人在怒吼，

馬在嘶叫，

蒼天在旋轉，

大地在狂嘯，

子彈在槍膛跳躍，

大刀在手中咆哮，

殺呀！

纔呀！

殺掉了吧！

這裏要毀滅我們的強盜，

血的債只有用血來償，

對於侵略者還有什麼容饒？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宛平城已舉起了第一聲軍號，

抗戰救亡雪恥復仇全在今朝，

蘆溝橋是我們的戰壕，

蘆溝橋是我們的前哨，

反守爲攻更是我們的新戰略，

衝呀！

衝呀！

衝過去呀！

白山黑水才是我們最後的目標。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趕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起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還有甚麼遲疑？

全國都翱翔着敵人的飛機，到處都奔騰着敵人的鐵蹄，假如六年來的恥辱你還不曾忘記，假如你更不願作亡國的奴隸。

起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趕來吧！南北東西，

不管老幼男女，
更沒有什麼漢滿蒙回藏，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用戰爭回答戰爭！

用打擊來以對壓迫！

爲了全民族的自由與解放，
爲了全人類的真理和正義。

我們要趕走凶惡的強敵，
我們要粉碎日帝國主義，
我們要求一個切實的天地！

我們更須要打回老家去。

起來！

起來！

起來！

中華民族的兒女！

參加這神聖的戰爭，

推動這光明的壯舉，

不撓不屈，

誓死拚到底，

最後的勝利，

是我們的。

起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放下你那枝筆

放下吧！你那枝筆！

是那樣的善於寫出你個人的傷感，
傷感離開我們已是那樣的遙遠，
遙遠得像夢裏的一聲哀怨，
這哀怨將爲時代的暴風所吹散。

難道你會忘記嗎？

血的仇恨積壓了我們六年，

這六年的歲月呀！
我們忘記了！

是何等的難題？

忍着恥辱挨着飢寒，
淚眼迷迷望着鐵關，
期待着，推盼着，以期戰船！
那未來的一天，終於！

翌天：今天就是那關頭！
敵人的砲火深及陣中，
尊貴的中華已燃起了煙燭，
每一粒不願作亡國奴的人，
他的熱血沸騰到了極點。

還有什麼哀怨和傷感？

仇恨爲什麼還要藏在胸間？

記取這曠古絕今的場面，

把握這生死存亡的關鍵。

撒假咆哮，我們怒吼！

我們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我們要擺脫奴隸的索鍊！

拿起另一枝筆吧！

爲真理正義而吶喊！

街上民族解放的戰線

看！

紅雲下白晝青天？

勝利和光明就在我們前面。

我們的祭禮

今天是你的一週年！

魯迅！你「曠野上吶喊者的聲音」。(一)

魯迅！你「與悲哀俱下的皮鞭」。(二)

你會以你的血哺乳了我們，

像當初你的死激勵我們四萬萬五千萬，

今天是你的一週年！

沒有一朵鮮花配放在你的墓前，

更沒有一席豐美的時饌之奠，

使我們對於你的敬愛崇仰哀悼

得以充分的表現，

從去年的十月十八日一直有多少天；

雖然我們不敢忘掉

你那寶貴的珍言，

雖然我們含着淚

望着那遙遠的天邊，

雖然我們也時刻的

在你的墳前留連，

雖然我們也努力的

担起你未竟的志願。

然而——今年？

距你死去的二百卅天，

盧溝橋的烽火，

燃起了整個中原的狼烟，

這狼烟使我們毫不猶疑，

一切不顧作亡國奴的人們

都走上了抗敵救亡的戰線。

你「曠野吶喊者」的聲音，

換來了萬千的怒吼和同聲吶喊

曠野沸騰起來了！

悲壯的呼號，

充塞了宇宙之間。

你「與熱淚俱下的波蘭」，
感動了無數的
落生夢死的冥頑，
喚醒了怯懦無耻的人
萬萬千千。

你說過：

「路本來是沒有的，
有人走了以後才有路」，
我們如今毫不徘徊留戀，

我們如今一往直前

就是因為你曾經一個人走過的路，

如同一抹長虹

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

我們從昨勇敢，不畏艱難，

我們更將從此得到勝利的那一天，

我們更將因此而得到自由與解放；

我們不會忘記

你會給我們開闢了道路；

你會給我們安排下快樂的田園。

想起你

血的哺乳！

想起你

死的教訓！

我們將用什麼來哀悼，

致敬，

紀念，

也許這並不能使你意足心滿，

也許這也不足使你含笑九泉。

然而無論如何

我們獻上了這祭禮——抗戰！

這裏有血有淚有火也有光，

●這裏有生有死也有光榮的創傷，

這裏也有奴隸們反抗的吶喊，

這裏也有永恒不滅求生的烈焰；

魯迅！你一曠野吶喊者的聲音！。

魯迅！你一與熱淚俱下的皮鞭！。

請你來饗吧！

大的祭禮在明年的今天！

（一）內山完造語。

（二）先生的遺言。

懸望

血與淚

野火

給姑娘們

最後關頭到了，我的姑娘

拋開你個人的哀怨和惆悵，

洗去你臉上的脂粉與幽香；

脫掉你綺羅的衫兒

走出閨房；

放下你的紙筆

不再寫柔腸！

最後關頭到了！我的姑娘！

我們走吧！我的姑娘！

換上灰色的軍裝，

拿起你能有的刀槍，

看誰，募捐，喚醒民衆，

組織，訓練，都是理所應當，

或者是慰勞去到前方；

爭取最後的生死存亡，

我們只有誓死抵抗！

希求真正的民族的解放，

我們只有一齊衝上殺敵的戰場！

我們走吧！我的姑娘！

前進吧！我的姑娘！

敵人的鐵蹄，

已踏上了我們的脊梁，

敵人的槍彈，

要射入我們每一個人的胸膛

還有什麼腳與齒與利牙

六年來的仇恨，

難道你竟遺忘？

秋高的小河，

難道還要雙手奉上？

我的姑娘！

聽！聽！我的姑娘！

全民族

都播起了殺敵的戰鼓，

銜鋒號

正在崑崙山巔高響；

奴隸們的怒吼已震動雲天地，

新的中華正在苦難中滅滅

丟開吧！

你那微吟和低唱，

雖然那麼頓挫抑揚。

我的姑娘！

街上前去吧！我的姑娘！

隨着一陣秋風，

掃過來的

是敵人的機關槍，

那有閒情

還把落花珍藏？

砲火在閃耀着紅光，

那不是斜陽，

莫對那地下的白雲

展露你的胸膛！

我的姑娘！

躲到那裏去呢？我的姑娘？
血雨！

腥風，

佈滿了我們這文化之邦，

敵人的屠殺，

敵人的轟炸，

還，什麼前方與後方？

都是殺場啊！

那裏最安全？

那裏是快樂之鄉？

我的姑娘！

哭什麼呢？我的姑娘？

誰不愛？

倒在母親的懷裏數星光？

誰不會唱？

圍在愛人的臂中惱垂楊？

年青的兒兒

又誰個不是兒女情長？

可是誰不是完全一錯！

國破必由中華之寇而哀文、

家破必由中華之寇而哀文、

地獄裏的奴隸們，

還妄想什麼天堂！

告訴你！我的姑娘！

多少的中華民族的兒女，

和你我是完全一樣，

然而他犧牲

在蘆溝橋，

在黃浦江，

在雁門關，

在太行山上，

他們被敵人打碎了頭顱，

他們被敵人炸斷了肝腸！

我的姑娘！

想一想，我的姑娘！

誰沒有兄弟姊妹？

誰沒有妻子爺娘？

誰沒有甜蜜的田園和家鄉？

誰又不願意快樂的活在世界上？

然而他們，

他們爲了人類的兒女，

他們爲了人類的爺娘，

他們衝上了戰場，

他們死得那樣悲壯！

我們！我們！
我的姑娘！

我知道，我的姑娘！

你的愛

是那樣的無邊！

你的愛

是那樣的堅強！

但是，

為什麼你不看一看！

成千成萬的人，

沒有了家鄉！

為什麼你不想一想？

這一篇血報，

什麼時候才得清償？

為什麼不使你的愛，

更偉大，

更寬廣，

像海洋一樣？

更永久，

更光明，

像永恆的太陽？

我的姑娘？

32
姊妹！我的姑娘！

救復失土，

抗敵救亡，

爭民族的自由

解放，

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

不論是男是女，

是兵，農，工，學，商，

千萬人的心才是百鍊之鋼！

千萬人的意志才是鋼鐵銅牌，

千萬人的血才能洗去恥辱的血帳！

千萬人的肉才能彌補全民族的創傷！

勝利！
祇神靈期待着，
姑娘！我的姑娘！

弔天照

我

希望這是個夢，

雖然夢也夢得太淒涼，

天照應！

你傳奇一般的英雄，

你中國的夏伯陽！

你爲了我們民族的解放，

作了壯烈的死亡。

大平

你一天也沒有忘記
爲祖國，爲奴隸們，

你的戰馬

踏遍了東北？

你的刀鋒

指着敵人的脊梁。

六年來，

你的手不曾一時放下軍械的槍，

你的足跡從沒有離開過戰場；

●你使帝國皇軍的威名喪盡，

在車站，

在路邊，

到處張貼着你的像，

更爲你出了萬元紀念費。

然而你那麼從容不惶，

還笑着看自己的肖像，

一聲給笑，

轉過頭來，

又馳騎於肇州海倫呼蘭河上，

致進了安陸縣，

偏偏駐紮在中央路旁！

敵人的什麼大兵中將，

新的戰術，

據着他的飛機大砲機關槍，

「而你，

只是放下了鎗頭拿起了槍，

聯合而成千萬的夥伴，

便和他們爭起生死存亡，

雖然你也會幾次吃過敗仗，

但枝馬匹受了極大的損傷，

然而你竟那樣的剛強，

對弟兄們仍在高喊：

「幹！

我們還有鐵一般的臂膀，
日本鬼子只是個紙做的豺狼！」

雖然你也曾一度的憂傷，
沒有彈藥，也沒有食糧，
然而你把眼淚往肚子裏流，
對弟兄們還在宣揚：

「幹！

政府已決定抵抗，
我們的力量是一天天的加強！」

一次，兩次，三次，
傳說着你已经「落網」，
皇軍們剛剛放下了心，
盛大的慶祝帝國之光；

然而你！

傳奇裏的英雄一樣，

數出親於松花江上！
弄了呼海路的鐵軌，
粘據了甜草園。

這次又傳來了你的消息，

在黑龍江——我的故鄉，
你！

又第四次的「落網」！

我吊你，

我哀悼你，

同時我也有個堅強的信仰；

你也許又如昔日的「落網」，

使皇軍們「狗咬尿胞」，

空空的歡喜一場！

何況如今

全國都捲起了

抗戰的巨浪，

所有的中華民族的兒郎，
都衝上了爭解放的戰場。

我們人人都是你，

人人都以你來作榜樣！

你死了，

更有千千万萬的你，

正在成長；

如果你真的又如往日一樣，

那麼神奇，

那麼爲壯：

藉秋風吹向故鄉，

告訴你！

今後不再是孤軍抵抗！

四萬萬五千萬人，

每人都拿起他的刀槍，

我們將相會於一個戰場，

勝利和光明就在我們的額上。

天照！你中國的夏伯陽！

向八百壯士致敬禮

八百壯士！

你們是正義！

你們是真理！

你們是祖國的一魂！

你們是民族的兒女！

八百壯士！

全民族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男女！

向你們致最敬禮！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奴隸！

向你們致最敬禮！

八百壯士！

我顫忍着我要流的淚，
我緊握着我顫抖的筆，
我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
我却寫不出來一字一句；
我一分一秒的屏息着氣，
我忍受着時間對我的襲擊。

八百壯士！

我看看，看看，在我所駐處，

我看見關北的危機侵入雲原，
雲原裏飄揚着我們的國旗！

國旗！

國旗！

那是你們八百個壯士，
用血，用肉，用人間的正義，
有高高的舉起。

八百壯士！

我想着，想着，在我記憶裏，
我想起我讀過的若干史記，
我沒有看到一部史詩在廿世紀，

這樣的泣鬼神，

這樣的撼動地！

這樣的以八百個壯士的熱血
築成了民族的銅牆鐵壁！

八百壯士！

我知道，我深刻的知道，

我們一定取得最後的勝利！

可是這未來的勝利，

却是你們今天給奠下了根基！

一寸血肉，一寸山河，

你們是這樣的在收復失地！

八百壯士！

我也看到過，

多少慷慨殉節的志士，

我却沒有聽說過。

八百個壯士從容就義！

你們爲誰？

你們爲誰呢？

四萬萬五千萬人哪！

拿什麼來報答你？

八百壯士！

八百環士！

你們是正義！

我們是真理！

你們是祖國的靈魂！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百壯士！

全民族！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男女，

向你們致敬！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奴隸，

向你們致敬！

八百環士！

縫衣曲

窗下是不斷的瀟瀟秋雨，
被風吹來，無限的涼意，
誰能不聽著我們母親，
戰士啊！

我們並不認錯你，
然而我們正在爲你縫着寒衣。

縫啊！縫啊！一針針的縫下去，
把我們的心都縫進了寒衣，

你是誰家的兒女？
爲國，
爲民族，
你貢獻了你的身軀。

我們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
一時竟想不起
應該從那裏說起，
戰士啊！

縫着縫着
我只是縫着而已；

還饒着幾絲？去！

那裏還有幾千？別說！

和無限的敬愛之意。

這個人因大火其兒而悲。

那裏還有幾絲的敬愛而憂？

那裏還有幾絲的敬愛而憂？

那裏還有幾絲的敬愛而憂？

那裏還有幾絲的敬愛而憂？

那裏還有幾絲的敬愛而憂？

那裏還有幾絲的敬愛而憂？

那裏還有幾絲的敬愛而憂？

還是棉絮？

斷續的橋聲響着寒風秋雨，

夜裏濤聲那樣發達，

聽出誰在窗外顫聲哀啼？

但是你是住儒的頑敵？

戰士嗎？

我想到了你。

崗生入死於槍林彈雨裏，

更在敵人的砲火裏英勇的殺敵。

海風送來一陣戰慄，

燈光逐漸的昏黯下去；

戰士啊！

我仍在想着你，

想着你在上海，

在仙東，

想着你在河龍，

在山西，

野外的寒風不住的向你吹襲，
沙場的夜雨濕透了你的征衣。

縫啊！縫啊！迅速的縫下去，

快爲你縫起這寒衣，

爲的天明就寄到前方去。

戰士啊！

狂的一

刺進了我有些蒼白的手指，
血！我的血，
一滴一滴的落在針孔裏！

我沒有絲毫的疼痛和惋惜，
我也毫不遲疑，

更快的！一針又一針，
戰士啊！

它隨着我殘破的手一伏一起，
它隨着我顫抖而又歡快的心，

它已經進了墓穴！

興奮使母親已不再哀願，
六十年來奴隸的命運，
她想不到會有今日。

是慈愛，

還是歡喜？

戰士啊！

她想着她一向被壓迫的兒女，
現在正爲了自由與解放，
爭取最後的勝利！

她理不清她的千頭萬緒，

她滴着她那崇高而聖潔的淚；

那淚珠閃耀着正義的光輝，

她把它也一起纏了進去！

戰士啊！

你穿起這寒衣，

告訴我！

你感覺到什麼呢？

趁西風吹來一片紅葉，

那裏載着你們勝利的消息。

縫啊！縫啊！

千針萬線，主壽人的心，

縫成了這鋼鐵一般的寒衣。

戰士啊！

它就是生死的真理，

它就是刀劍刺不進的

只要我們不撓不屈，

我們只要抗戰到底。

縫啊！縫啊！縫下去，

窗外已漸漸露出魚肚白色，

一個快要出現的東西，

隱藏在東方的紅雲裏；

戰士啊！

這是黎明之前的朝暉，
這是未來的光明的啓示，
隨着千鈞萬縷，

寄語這個消息，

戰士啊！

來一個擁護攻擊，
撲了敵人的陣地，
換上我們的旗幟。

戰士啊！

我們前手不停後繼下去，

直到趕盡了敵人，
收復我們一切的失地。

戰士啊！

脫去寒衣，

我們爲你換上一件，

那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血淚，

和一顆永恆不滅的心，

織成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飄揚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心裏，

飄揚在黑水白山的雲際！

我們的天堂

上有天堂，
下有蘇杭。

蘇杭，這天堂！
在敵人的轟炸下
如今只有斷垣和頹牆！

蘇杭，這天堂
在敵人的狂暴中，

如今只是一片瓦礫場！

蘇杭，這天堂！

有多少的兒女，

沒有爹娘，

有多少年青的媳婦，

成了孤孀！

蘇杭，這天堂！

肝胆腦漿，

塗滿了粉壁牆；

殘鼓斷竹，

掛在樹梢兒上！

詩人哪！

寒山寺的晚鐘，

沒有了聲響；

遊客呀！

虎丘的夜月，

它多麼淒涼？

蘇小墳，

岳王墓，

英雄的忠骨，

美女的柔腸，
曾在那裏埋藏！

如今，

她被惡魔踏碎了胸膛，

他也不能安然的睡在泉壤！

任它毀滅嗎？

我們這天堂？

不！

雖然它是過去的舊天堂，

它却是我們新的大戰場！

舊的寒山寺，

響起新的響鐘；
舊的鹿砦

照耀着光明的月亮，
森小，

她將從死亡裏翻身而起，

帝王，
他又拿起他的滌泉鎗！

古人，今人！

前方，後方！

有的在天之盛，

有的正落在世界上

我們的血！

我們的肉！

我們的骸骨！

我們的精靈！

我們的大砲！

我們的機關鎗！

我們古往今來的戰士！

我們有史以來全民族的力量！

一齊衝上這曠古絕今的戰場！

要成長！

要成長！

我們新的天堂——民族解放。

十一、十六。敬禮於七百炸彈於薩州之日

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

新時代點起了新的烽火，

這烽火照耀着祖國的山河！

來吧！詩人們！

展開你們朗誦的詩歌，

全民的抗戰裏有你也有我。

一分一刻，

我們都不能空空的放過，

隻言片語。

也不該離開太遠的生活。

我們不當少數的聰明讀者，

我們要使每個人明白他的職責，

從動身參加時

這羣人的抗戰的後援。

米昂！

詩與歌！

你最愛說：

日光下的花影，

牠在那裏迷宮，

少女的青春，

悄悄的在寂寞裏消磨！

儘管你苦心構思的字句酌量，
儘管你精益求精往深奧處去作，

你忘了你

野像個忘形的奴隸，

正在向你的主子謳歌！

時人哪！

你想想我們的錦繡山河，

如今是誰在那裏巍然而坐？

我們的父老兄妹，

是誰把他們

推進了萬丈的漩渦？

詩人哪！

你再看一看！

我們的同胞有那麼多，

咬着牙齒合着淚，

他們什麼話也不說，

硬和敵人動起了干戈；

大好的頭顱擲向沙場，

以血肉之軀

和科學的武器去肉搏。

他們究竟爲的是什麼？

詩人哪！

詩人哪！
時代的巨浪，
他顧不了許多，
驚濤的殘渣，

你比我更知道的多，
你比我更聰明的多，
你也比我更高貴，更會作！
而你爲了你的詩壇寶座，
和你太負盛名的經過，
你同執着
你藝術至上的詩歌！

它將一齊淹沒！
 我爲你感嘆而惋惜，
 你空空的犯了滔天的罪過！
 認清當前的時代吧！
 努力於救亡的詩歌！

詩人娜！
 救亡的朗誦詩歌，
 它需要每一個有熱血，
 有正義的讀者和作者，
 使它，
 廣大的展開！

廣大的傳播，
與全民族抗戰的步調

詩人哪！

惟有朗誦的詩歌，
才是我們的詩歌；

惟有朗誦的詩歌，

它才不再是嘆息花飛和葉落，

惟有朗誦的詩歌；

它才能不再是割白自我的吟哦；

它是

激蕩們怒吼的喉舌，

這是四條原則，
爭取民族解放，

抗戰的隊伍裏，
自強和自覺，
文化的繼承和發揚。

再會吧！小姐！

再會吧！小姐！

敵人舉起了

那末凶利的刀鋒！

我們多少中華兒女，

掀起了偉大的戰爭！

一聲怒吼，

便向敵人的陣地衝鋒，

用血肉和頭顱，

築成了我們新的長城！

和我一樣，
 他們都在年青，
 和我一樣，
 他們都有雙親；
 他們更有個愛人，
 像你一樣的美麗！
 像你一樣的聰明！
 可是他們却毫不顧慮，
 爲民族作了壯烈的犧牲！
 爲祖國的光明！
 爲四萬萬五千萬

迷途的舊生命！

再遇你！

小姐！

你正向那落暈歌云，

一往深情，

狐步舞，

跳得那腰纏羅帶盈盈。

有時她呻吟着你的幽情，

輕歌一曲，

漸時盡付餘聲，

那麼婉轉淒清，

微風的聲響，
 滿地黃的聲響，
 夢一般的渺茫啊！
 夜半般的幽空，
 我握緊圓柱我的眼睛。
 蘇米，
 我吐露我的淚酒向秋風，
 滿地黃的聲響，
 小題！
 航雲的煙火，
 燃燒着我的心胸！
 刺痛的血液！
 不可遏止的沸騰！

前進？

後退？

將不僅決定我個人的前程，
懸繫於兒女私情，
更將影響整個的全民戰爭！

爲過？

爲功？

爲千古的罪人？

爲民族的英雄？

每一個人，

都將在此刻決定！

再會吧！小姐！

我要去參加這神聖的戰爭

我要去做抗戰的先鋒！

我們不是永別，

我更不是薄情；

只有在戰場上，

我們才能相見！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有那麼雄偉的長江，

上達湖南四川，

下達贛蘇杭；

長江啊！

它是中華民族的犬腸，

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死存亡。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有粵漢，平漢，

兩條鐵的驕驕，

——一條伸出西南，

支那在石家莊，
太原，

北平，

天津，

張垣，

南

便和五個手指頭

——一條伸到關南，

廣東，

支肘在衡陽；

廈門，

潮安，

九龍，

廣州，

又是五個手指頭一樣。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有蛇山，龜山，

兩個豐美的乳房，

山旁有我們的鐵廠，

由鋼鐵裏

榨出來的乳漿；

把我們的全民族來哺養！

用心血造成的，

大砲，子彈，機關槍，

那是我們神聖抗戰中的食糧！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曾在二十六年前，

舉起革命的火炬，

一聲步槍，

一聲怒吼，

推倒了五千多年專制的帝王！

你曾在十年前，

以一回剛抬頭的力量，

挽回了我們的主權，這碗如銅，

使帝國主義者失措張惶！

武漢，你祖國的寶藏！

你有多麼光榮的既往，

你有多麼偉大的寶藏；

可是，如今，

看一看，

你的大腸，
它將被割斷！

看一看，

你的鐵膀，

在受着燒傷！

你再看一看，

主你的汗個等脂，

有幾個還依然無恙？

跳躍起來吧！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沉悶，頹唐，

便是爲虎作倀，

哀莫大於心死啊！

心死卽是整個的滅亡！

跳躍起來吧！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我知道你有

火山口裏的熔漿，

在煎熬！

在瀝藏！

我知道你有

副江倒海的力量，

在醞釀，
在成長，

而今四萬萬五千萬人，
都衝上了救亡的戰場，
紅不快噴出你的腦漿，
以火的洪流燒死敵人的夢想！
還不快拿出你的力量，
一役決打在皇軍的天靈蓋上！

快起來吧！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初版

本書定價1659(高)

高蘭朗誦詩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全一冊定價：元

[外埠酌加寄費]

著
作
者
高
蘭

發
行
者
林
雅
巢

出
版
者
越
新
書
局

地址：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附二號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局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

九六
號

7.5.0